

韩素音作品《太阳花》中中国形象研究

吴若溪 张若强*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作为亚欧混血作家, 韩素音在法语语境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既不同于西方东方主义的刻板想象, 也有别于中国本土叙事, 而是呈现出复杂、立体、历史化的特征。韩素音通过家国叙事展现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 在历史书写中呈现近代中国的苦难与抗争, 揭示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女性命运。韩素音构建的中国形象具有批判性反思与情感认同相结合的特点, 为西方读者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独特视角。

关键词: 《太阳花》; 中国形象; 韩素音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China in Han Suyin's Work "The Sunflower"

Wu Ruoxi, Zhang Ruoqiang*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ilin Changchun 130000

Abstract: As an Eurasian writer, Han Suyin's portrayal of China within the French-language context diverges from both Western Orientalist stereotypes and domestic Chinese narratives, instead presenting a complex, multidimensional, and historically grounded image. Through narratives of family and nation, Han Suyin reveals the intellectual's sense of mission, portrays modern China's suffering and resistance in historical writing, and exposes the fate of women amid the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image of China she constructs combines critical reflection with emotional resonance, offering Western readers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China.

Keywords: Sunflower; China's image; Han Suyin

0 引言

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学中的塑造, 长期受制于东方主义的观看方式。爱德华·萨伊德说“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发明……”^[1]。在这个背景下, 韩素音的法语写作显得格外特殊。她既非西方作家对中国的想象性书写, 也非中国作家的对外宣传, 而是混血作家在母亲语言中讲述父亲的国度。这种独特位置使她笔下的中国形象既有内部经验的真实性, 又有外部视角的批判性。《太阳花》(*Fleur de soleil*) (1988) 作为她晚年用法语完成的完整自传, 集中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1 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的担当

《太阳花》的叙事核心之一, 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深入刻画。韩素音通过父亲周映彤及其同代人的经历, 向法语读者展现了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历史使命。这种展现不是抽象的概念阐释, 而是通过具体生命故事来完成, 使西方读者能够真切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中的独特位置。

父亲周映彤的形象首先是历史承担者。韩素音详细追溯家族历史: 祖先 17 世纪从广东梅县迁到四川, 世代耕读传家, 数代出进士和官员。这种历史叙述不是门第炫耀, 而是要说明: 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历史积淀的产物。父亲接受的教育、形成的价值观、承担的责任, 都来自这个绵延数百年的传统。她向西方读者解释一个关键概念: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这不是空洞口号, 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

但韩素音笔下的知识分子不是传统守护者。父亲去比利时学工程, 这在当时家族看来是离经叛道。然而这些“现代”选择没有让父亲放弃传统身份。他依然认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不可分割, 依然把“实业救国”视为知识分子使命。这种矛盾性恰恰是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 必须在保持文化传统和接受西方现代性之间寻找平衡, 这个过程充满张力。

韩素音特别强调父亲这一代人的“科技救国”理想。晚清以来, 中国饱受列强欺凌, 传统士大夫的“修齐治平”

已不足以应对时局。新一代知识分子转向西方科技,希望通过现代化改造来拯救国家。父亲选择铁路工程,因为铁路是现代化的象征,是连接国家的动脉。韩素音详细描写父亲在铁路工地的工作:远离家人,常年奔波,面对技术和管理难题。这些细节让西方读者看到,中国现代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一代人用血汗换来的。

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将自己定位为批判者或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和建设者。他们不满足于书斋中的思考,而要投身实践。父亲放弃舒适生活,常年在偏远工地工作,就是这种入世精神的体现。韩素音写道,父亲常说读书人不能只读书,要为国家做事^[1]。韩素音借父亲的话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知识必须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韩素音还描写了父亲与同代知识分子的交往。他们聚在一起,谈论国家前途,争论救国方略,有人主张革命,有人主张改良,但所有人都有共同目标:让中国强大起来。这种集体性的使命感,在西方个人主义传统中很难理解。韩素音试图让西方读者明白,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个人成就的意义在于对国家的贡献,个人价值在集体命运中才能实现。她强调,没有这一代人的努力,中国不可能走向现代化。他们是历史的过渡者,既承载传统又开启未来。这种历史化的处理,使知识分子形象具有历史性的深度。

韩素音通过父亲及其同代人的故事,向西方读者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特质:历史担当、使命意识、入世精神、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些特质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在具体生命故事中展现。西方读者通过这些鲜活人物,能够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神秘的东方智者,而是中华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群体,他们有理想、有困境、有矛盾,但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中国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有批判精神,他们有主动的担当。这种担当源于深刻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责任感,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2 苦难与抗争

韩素音笔下的中国不是静止的文化符号,而是处在剧烈历史动荡中的国家。《太阳花》虽是个人自传,但个人命运始终与国家历史交织,20 世纪中国的苦难与抗争构成叙事的重要维度。这种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为西方读者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情感化的路径。

书中最触目惊心的,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屈辱史的书写。韩素音毫不讳言,她笔下的中国遭受殖民主义蹂躏,陷入内战,被鸦片毒害^[2]。这种坦率在中国作家的对外叙

述中并不常见,但韩素音的特殊之处在于,她在承认苦难的同时,始终追问苦难的根源。她明确指出鸦片问题是“英国蓄意引入”,是殖民统治的工具。这种历史叙述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解释框架,让西方读者看到中国的落后不是自身问题,而是外部侵略造成的创伤。

韩素音对鸦片的描写特别用力。她写到童年时在街上看到的鸦片烟馆,看到那些骨瘦如柴、神志不清的烟鬼,看到鸦片如何摧毁家庭、毁灭生命。这些具体场景比任何统计数字都更有冲击力。她还写到父亲告诉她鸦片的来历,告诉她英国商人如何把这种毒品强加给中国,告诉她鸦片战争的耻辱。通过父亲的讲述,历史创伤在代际之间传递,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但韩素音不仅写苦难,更写抗争。她详细描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种努力。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投身实业,就是这种抗争的一部分。在韩素音的书写中,中国人从来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而是始终在抗争,在寻找出路。

抗日战争是韩素音历史叙事的重要节点。她没有详写战争场面,而是通过战争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来呈现那个时代。她写到物资匮乏,写到家人分离,写到人们在战火中的坚持。有个细节特别动人:战争期间,父亲依然坚持工作,因为铁路是运输物资的生命线。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职责。韩素音写道:“父亲说,国家需要铁路,我们就要把铁路修好”^[3]。这种朴素的坚持,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的精神力量。她似乎在说:抗战不仅是中国的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的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尊重。

韩素音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理解。她反复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西方在和平稳定条件下用几百年完成现代化,中国必须在战乱频仍、外敌入侵的条件下,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这个转型。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和特殊路径。也强调不要用西方标准简单评判中国,要理解中国面临的特殊困境。

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传统士绅阶层衰落,新式知识分子兴起,商人地位变化,底层民众生活改善或恶化。通过家族内部不同成员的命运,她展现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分化和重组。在所有变化中,韩素音始终强调一个“不变”:中国人民的生命力和韧性。无论经历多少苦难,中国人从未失去希望,从未停止奋斗。她写到普通百姓在战乱中坚持生活,写到农民在荒年中挣扎求存,

写到手工业者在洋货冲击下艰难维持。这些底层民众的故事,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深层基础。没有他们的韧性和坚持,中国不可能度过那段最黑暗的时期。

她始终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结合。她写自己童年看到的苦难,也写父亲讲述的历史,还写书本上读到的记载。这三重记忆交织,构成了立体的历史图景。个人记忆使历史变得具体可感,集体记忆使个人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历史记载提供了客观依据。这种多层次的叙事方式,使西方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史。

通过书写,韩素音向法语读者呈现的 20 世纪中国,是一个在苦难中挣扎、在困境中探索、在抗争中前进的民族形象。这个中国有深重创伤,但也有顽强生命力;有被侵略的屈辱,但也有反抗的勇气;有现代化的追求,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这种复杂立体的中国形象,为西方读者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超越简单化叙事的可能性。

3 女性命运

如果说前两部分展现的是宏观的中国,那么第三部分呈现的是微观的中国——通过女性命运,特别是母亲和韩素音自己的经历,我们看到中西文化冲突在性别层面的具体呈现。母亲玛格丽特·丹尼斯的悲剧是全书最沉重的部分。作为比利时女子,她爱上中国男子,不顾家族反对嫁到中国,怀着对异域生活的浪漫想象。但现实远比想象残酷。她在中国被欧洲侨民排斥,因为她嫁给了“黄种人”,背叛了种族忠诚。这种排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日常的。她被拒绝参加欧洲人的社交活动,她的孩子被拒绝接受医疗,她在欧洲社群中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更痛苦的是,母亲在中国社会也无法真正融入。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她始终是个局外人。韩素音写到,母亲试图学中文,但始终学不好;她试图理解中国的家族制度,但无法接受其中的等级秩序;她试图适应中国的饮食,但总是怀念欧洲的面包和奶酪。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却揭示了跨文化婚姻中女性面临的困境:她必须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却无法真正获得新的身份^[1]。

韩素音对母亲的书写充满同情和理解。她没有简单地批判母亲对混血子女的拒绝,而是试图理解这种拒绝背后的痛苦。母亲的二儿子死于种族歧视,这个打击让她几乎崩溃。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开始后悔嫁给中国人。当韩素音出生时,母亲看到这个“黄色的孩子”,所有的痛苦和怨恨都倾泻到她身上。韩素音写道:“她看到我,就想起她失去的儿子,想起她在中国遭受的一切屈辱^[2]。”通过母亲的经历,韩素音揭示了跨文化婚姻中女性的特殊脆弱

性。跨种族婚姻中的女性往往是最大的牺牲者。她们必须离开自己的社会网络,失去原有的文化支持系统,在异国他乡孤立无援。而她们的苦难往往被浪漫化为“爱情的代价”,她们的挣扎被简化为“文化差异”,她们的痛苦被忽视或误解。

韩素音自己的经历也是从性别视角展开的。作为混血女孩,她面临的困境比男孩更严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孩本来就地位低下,混血女孩更是被双重边缘化。韩素音没有停留在受害者的位置。她描写了自己如何逐渐建立自信,如何将混血身份从劣势转化为优势。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教育。父亲坚持让她接受良好教育,这在当时的中国对女孩来说并不常见。通过教育,韩素音获得了知识和视野,这使她能够超越身份的局限,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她在书中始终说读书让她明白,她可以成为她想成为的人。

韩素音还写到了中国女性的命运变迁。她描述了祖母一代的缠足女性,描述了母亲一代的新式女性,描述了自己一代的职业女性。通过三代女性的对比,她展现了中国社会在性别观念上的巨大变革。韩素音还通过对比中西女性的命运,展现了不同文化中的女性形象。西方女性虽然在法律上有更多权利,但在社会实践中仍然面临歧视;中国女性虽然在传统文化中地位低下,但在革命中获得了解放的机会。她不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在性别问题是完美的,而是指出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问题和局限^[4]。

韩素音书写的中国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无数具体女性生活的场域。这些女性有的屈从于传统压迫,有的反抗性别不公,有的在革命中获得新生,有的在现代化中迷失方向。她们的命运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往往被主流历史叙事所忽视。韩素音通过自己的书写,让这些女性的声音被听见,让她们的经验被看见。通过对女性命运的细腻描写,韩素音为西方读者展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复杂的中国形象。这个中国不仅有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有人民的苦难与抗争,还有女性的挣扎与解放。这种多维度的呈现,使韩素音的中国形象超越了单一叙事,具有了更深刻的人性内涵。

4 结语

韩素音在《太阳花》中建构的中国形象,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她通过知识分子叙事展现了天下兴亡的担当精神,通过历史书写呈现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与抗争,通过自身经历描述了中国女性命运及至世界女性的命运。这个中国形象是真实的、立体的、历史化的文化中国。它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也有现代化的追求;有深重的苦难记忆,也

有顽强的生命力；有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也有普通女性的挣扎求存。韩素音作为混血作家，在母亲的语言中讲述父亲的国度，这种独特位置使她能够超越单一视角的局限，建构出既为中国内部所认同、又为西方外部所理解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1] Said,Edward W. Orientalism[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

[2] Han Suyin. Fleur de soleil: histoire de ma vie[M]. Paris: Plon, 1988.

[3] 徐欣，章妍旒，朱梦晓. 韩素音自传作品与中华文

化认同[J]. 今古文创，2024(26):46-48.

[4] 朱贤晶. 为中国代言的英籍作家韩素音[J]. 炎黄春秋，2023 (02):88-91.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跨文化叙事中身份的语言构建：韩素音法语作品中国形象研究”（编号：JJKH20251493SK）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若溪 (2005.04-), 女, 汉族, 吉林长春人, 本科在读，专业：法语。

通讯作者：张若强（1980.01-），男，汉族，山东郓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法国文学，翻译，区域国别。